

宋词鉴赏大典

王德先
主编

第四卷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词鉴赏大典/王德先主编.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601-4384-2

I. 宋… II. 王… III. 宋词—鉴赏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6816 号

书 名: 宋词鉴赏大典

作 者: 王德先 主编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刘子贵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10×1030 毫米 1/16

印张: 52 字数: 1060 千字

ISBN 978-7-5601-4384-2

封面设计: 赵云峰 世纪鼎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2009 年 5 月 第 1 版

2009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编委会

主	编:王德先			
副主	编:李品武	邓诗萍		
编委:	李丛瑞	吴 芒	马小青	姚建龙
	孙仕忠	卓世军	王连军	田小榕
	代朝阳	吕致文	姚继志	曲洪淇
	刘天华	翟国彬	石文举	徐向华
	冯瑜坚	牛 犁	胡 鹏	赵炼红
	孟凡强	陈 兵	吴建辉	孟 耀
	何世轩	刘 琪	徐威宇	朱耀文
	尹 龙	谭 肇	吴素萍	张 永
	范士涛	刘 勇	圣 文	胡 军
	杨华莹	邓诗萍	何国山	王德先
	李品武	吴登美	李德哲	尹项武
	庄传标	田树友	李 晶	李新忠

《宋词鉴赏大典》总目

第一卷

徽宗皇帝	范仲淹	韩琦	张舜民	晁元礼
钱惟演	刘潜	管鉴	王诜	赵令畤
王禹偁	蔡挺	张挥	苏轼	晁补之
寇准	张先	贾昌朝	苏辙	晁冲之
林逋	晏殊	王安石	黄庭坚	窃杯女子
梅尧臣	韩缜	王安国	丁仙现	苏舜
夏竦	宋祁	司马光	何令修	舒亶
聂冠卿	欧阳修	晏几道	曾觌	朱服
李遵易	柳永	王观	秦观	

第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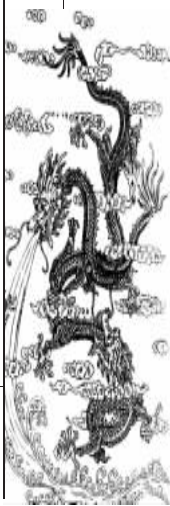
毛滂	胡世将	曹组	孙惟信	吕胜己
司马槱	叶梦得	李玉	魏庭玉	连久道
陈克	汪藻	廖世美	沈瀛	薛师石
李元膺	刘一止	吕滨老	吴渊	孙锐
时彦	蔡伸	鲁逸仲	王奕	杨泽民
李之仪	周紫芝	李纲	李曾伯	吕本中
黄裳	李甲	曹勋	覃怀高	谢克家
张昇	李重元	王氏	吴淑姬	蒋兴祖女
周邦彦	万俟咏	赵师侠	韩元吉	赵鼎
俞紫芝	聂胜琼	裴湘	赵彦端	陈亮
圆禅师	乐婉	晁端礼	袁去华	杨炎正
净端	洪皓	岳飞	曾宏正	赵葵
谢逸	李弥逊	张孝祥	陆淞	真德秀
贺铸	朱敦儒	阎苍舒	陆游	范成大
陈师道	徐积	杨太尉	唐婉	洪迈
陈与义	慕容岩卿妻	李处全	陈三聘	姚宽
张元干	徐伸	史浩	王质	吴玠
向滂	田为			

第三卷

辛弃疾	戴复古	严仁	张履信	刘褒
吴景伯	谢懋	俞宝国	周文璞	李石
曹冠	章良能	张铤	高观国	李泳
苏茂一	刘光祖	史达祖	张辑	李鼐
姜夔	蔡桢	刘克庄	汪莘	郑域
刘仙伦	洪咨夔	冯取洽	胡浩然	王嵎
李好义	岳珂	吴潜	杨无咎	王埜
程秘	黄机	黎廷瑞	葛长庚	蔡松年
刘学箕	王澜	尹焕	王义山	韩偓
刘过	吴泳	卢祖皋	京镗	徐照

第四卷

俞灏	许棐	谭宣子	赵棐	李好古
潘枋	陆翥	陈逢辰	赵淇	刘辰翁
刘翰	萧泰来	楼采	毛棐	周密
刘子寰	赵希迈	奚棐	潘希白	文天祥
张良臣	赵崇棐	赵闻礼	李珣	徐君宝妻
赵以夫	赵与棐	施岳	利登	刘氏
施乘之	钟过	陈允平	曹棐	王清惠
牟子才	李肩吾	张枢	曹棐	蒋捷
刘将孙	陈策	李演	李璿	陈德武
姚镛	黄昇	莫岑	王易简	汪宗臣
罗椅	李振祖	丁宥	张桂	张炎
方岳	薛梦桂	储泳	张磐	赵郎中
杨伯武	曾揆	赵汝迕	张林	王沂孙
周晋	吴文英	楼扶	朱棐孙	彭元逊
杨缵	翁元龙	史介翁	吴大有	姚云文
翁孟寅	郑楷	周端臣	陈人杰	李清照
赵汝芑	黄孝迈	汤恢	文及翁	无名氏
冯去非	江开	何光大		



俞 灏

俞灏(1146—1231),字商卿,世居杭,光宗绍熙四年(1193)进士。历知安丰军,提举湖北常平茶盐。理宗宝庆二年(1226)致仕,筑室九里松,自号青松居士。有《青松居士集》,不传。词亦仅此选所存一首。

点绛唇

欲问东君,为谁重到江头路?断桥薄暮,香透溪云渡。细草平沙,愁入凌波步。今何许?怨春无语,片片随流水。

本词为相思怀人之作,抒写了词人对意中人的深深思念之情,哀婉感人。全词分为上下两片,上片以问句领起,借景传情;下片抒发了心中的无限怅惘之情,酣畅淋漓。

“欲问东君,为谁重到江头路?”东君:司春之神。句意为:我想问一问那司春之神,究竟是为了谁又重新来到了这江头之路?开篇二句以问句领起,直问司春之神因何而回。本来冬去春来为自然规律,极为寻常,词人却以这无理之问生发出无限情意,显然这“江头路”是有所特指的。

“断桥薄暮,香透溪云渡。”断桥:即段家桥、断家桥,在西湖孤山侧。句意为:孤山之侧,断桥横斜,暮色微薄,清香弥漫,香透溪云之渡。这二句写景如画,所绘的显然是上句“江头路”之景。这一派迷人的初春景象,显然触动了词人的情思,难怪词人会在开篇作出如此无理之问,原来是为情所致。

“细草平沙,愁入凌波步。”凌波步:形容女子步履轻盈。语出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句意为:细草连天,平沙无际,回想起伊人那轻盈的步履,真让我愁绪万千。换头二句写词人触景生情,忆起了意中人离去时轻盈的意态,由此而生发出无限愁绪。

“今何许?怨春无语,片片随流水。”意中人如今身在何处?怨恨那春神,没有带来她的消息,只有那春花,一片一片随着流水漂然而去。末几句以景结情,笔意动荡,暗含不尽之余意。“今何许”三字语气急切,顿现出感情之深挚。而一个“怨”字,又突出了词人对意中人音信全无的嗔怨之情,在行文上又呼应了开篇之问,承接紧密,丝丝入扣。最后一句以水流落花作结,则表明了旧梦往事已如同这付诸流水的落花般无可追怀,进一步传达出低徊不尽的惆怅与失落情绪。

全词笔致清隽,意境深幽,感情深挚,表达了词人对意中人刻骨铭心的思念和往事不再的深深怅惘,是一首极为感人的怀人之作。

张桦



潘 枋

潘枋(1204—1246),字庭坚,号紫岩,闽(今福建)人。理宗端平二年(1235)进士。历太学正,通判潭州。有《紫岩集》。词存五首。

南乡子

题南剑州妓馆

生怕倚阑干,阁下溪声阁外山。惟有旧时山共水,依然。暮雨朝云去不还。应是蹑飞鸾,月下时时整佩环。月又渐低霜又下,更阑。折得梅花独自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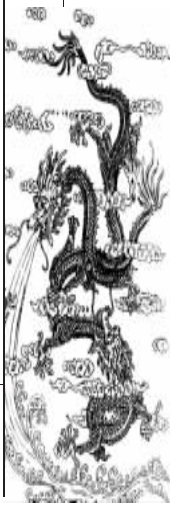
关于这首词的题目,刘克庄《后村诗话》中说是“饯律怀旧”,黄昇《花庵词选》中则说是“题南剑州妓馆”,这两说均可。在宋代的妓女中,尤其是歌妓,确有与文士真心热恋、两情缱绻者。这首词写词人旧地重游,触景生情而引发了忆昔怀旧之情。词分上下两片,上片写词人倚栏眺望,见山水依旧而恋人却像暮雨朝云般杳无踪迹,去而不返;下片幻想恋人已化为仙女,乘鸾凤飞升,盼她能月夜归来畅叙别情,重续旧欢,却夜将尽而不见人归,故折梅观看,权作恋人。

“生怕倚阑干,阁下溪声阁外山。”我生怕去独自凭倚栏杆,楼阁下是潺潺的溪水,阁外是苍翠的青山。开篇词人即直言“怕倚阑干”,且以一“生”字衬其“怕”之甚,然后接写“怕倚”的缘由,是因为山色与水声都会引起他的感触。同时,亦顺带点明了阁楼所处之地势:面临溪水,群山环绕,环境优美。

“惟有旧时山共水,依然。暮雨朝云去不还。”惟有这旧时的山水面目依然如故,她却像暮雨朝云般一去不还。这二句以“惟有”二字领起,慨叹今昔之变,抒发了物是人非的深沉感触,加重了首句中“生怕”二字的分量。同时,亦道出了“怕倚”的真正原因,是由于爱人的一去不返。“暮雨朝云”暗用宋玉《高唐赋》中“旦为朝云,暮为行雨”之句意,指代所思之人。词人与之显然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故地重游馆在人不在,也许今生再也无由相会,触景生情,想到这些也就难怪“怕倚阑干”了。

“应是蹑飞鸾,月下时时整佩环。”她应是化作了仙女,跨着飞鸾在天空中翱翔,因为明月下不时传来了她整理衣衫佩环时发出的玉环撞击声。换头二句将昔日恋人比作跨鸾飞升的仙女,顿现出词人的钟情与美好的祝愿。前句是从视觉上写其体态轻盈之美;后句从听觉上写其行动的轻盈美妙,化用了杜甫《咏怀





古迹》诗中“环佩空归月夜魂”之意蕴。这两句都采用了“略貌取神”的写法，只突出其体态神采，却比具体描写显得更为动人心弦。

“月又渐低霜又下，更阑。”霜降露冷，月儿渐渐西沉，更深夜阑，一片寂静。这二句跌入眼前现实，“月下”、“月又”连用，其意与晏几道《鹧鸪天》中“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相同，谓同样的月色，当时曾照过她的倩影，而今却只照着我一一人，突出了词人的孤单与落寞，在月之西沉、冷霜降下的背景衬托下，更显不堪。句中连用两个“又”字，不仅暗示出时间的推移，亦传达出词人倚栏之久，思念之切。

“折得梅花独自看。”我折一枝梅花，独自仔细赏视。末句含蕴深广，其折梅独赏，不仅是在暗示昔日二人的携手赏梅之举，亦是希望折梅寄远，却又不知昔日恋人此刻身在何方。此句化用了姜夔《疏影》词中王昭君精魂月夜归来化作梅花的意蕴，并将其当作昔日恋人之精魂所化，以此慰藉一下自己相思若渴的心。

全词情真意切，词清凄苦，意境鲜明，毫不晦涩，正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续编》中所言：“小令中能转折，便有尺幅千里之势。……歇拍尤意境幽邃。”是南宋词坛难得的小令精品。

夏于全

刘 翰

刘翰，字武子，长沙人，吴琚之客，又尝游于张孝祥、范成大之门。有《小山集》。

好事近

花底一声莺，花上半钩斜月。月落乌啼何处？点飞英如雪。
东风吹尽去年愁，解放丁香结。惊动小亭红雨，舞双双金蝶。

本词是一首描写春愁的作品，通篇紧扣住“花”字来写，章法细密，丝丝入扣。全词分为上下两片，上片写花、写鸟、写月，描绘出一幅美好的月夜春花图；下片仍扣住“花”字，抒发了词人伤春怀人的愁闷情怀。

“花底一声莺，花上半钩斜月。”花底传来了一声夜莺的啼鸣，花枝上悬挂着半钩倾斜的月亮。前句写花底藏莺，分外传神，正因为莺在花下，不能得见其形，所以才以声绘之，体现了词人观察体物的细致入微。后句写月临花上，却又并非圆月，仅为“半钩”，暗示出人未团圆之意。

“月落乌啼何处？点飞英如雪。”月亮缓缓落下，不知鸟儿在何处啼鸣？只听得鸟动花落，在洁白的月光下，花絮如雪花般纷纷扬扬飘洒。前句写月落，收住莺月，后句又承前言花，描摹出一幅错落有致的画面：因月落而莺飞，因莺飞而花落，落花又因月光的辉映而似雪花飘舞。意境优美，充满了诗情画意。



“东风吹尽去年愁，解放丁香结。”解放：解除释放。丁香：常绿乔木，夏季开花，子黑色，作香料用。丁香结，指丁香的蓓蕾。解字亦可释为懂得、能够，谓东风吹绽了丁香花。句意为：冬去春来，和煦的东风刮起，吹尽了过去一年中的愁闷，吹开了丁香的蓓蕾。换头二句写东风暗换年华，吹去了丁香的哀愁，使之迎风开放。词人在这里实际上是正话反说，为末二句作势。

“惊动小亭红雨，舞双双金蝶。”东风还惊动了春花，小亭间花落缤纷，宛若红雨，其中还飞舞着一双金色的蝴蝶。这二句紧承上二句而来，言风吹花落，落花如雨，暗示春将过去。末句点出在落花中飞舞的金蝶，似有惜春之意，传达出对春日的依恋之情，同时，双飞的金蝶又于篇末再次点出了相思之意，与温庭筠《菩萨蛮》中的“新贴罗袖襦，双双金鹧鸪。”可谓同出一辙，异曲同工，让人回味无穷。

全词语言清新优美，景致如诗如画，在美妙的视觉感受中，亦让人感到了些许忧愁，却又不着半点痕迹，让人沉醉其中，迷而忘返。

张桦

蝶恋花

团扇题诗春又晚，小梦惊残，碧草池塘满。一曲银钩帘半卷，绿窗睡足莺声软。瘦损衣围罗带减，前度风流，陡觉心情懒。谁品新腔拈翠管，画楼吹彻江南怨。

此词为一首相思怀人之作，抒写思妇春日里的怀人伤己之情，凄婉感人。全词分为上下两片，上片绘景，借景传情；下片写因相思而憔悴，因憔悴而生愁怨。

“团扇题诗春又晚，小梦惊残，碧草池塘满。”在圆圆的轻罗小扇上题写着诗篇，又到了晚春时节。小憩时的梦境忽被惊醒，放眼窗外，只见碧草萋萋，直连天际，池塘里的水满满的，与塘岸相平。开篇一句点明时令，后两句写思妇受惊梦破和放眼窗外时所见的景色，将思妇百无聊赖却又为相思之苦深深煎熬的痛苦情态，栩栩如生地描摹了出来。

“一曲银钩帘半卷，绿窗睡足莺声软。”她半卷起帘幕用银钩挂住，然后轻轻地吹奏一曲。没想到那凄楚的笛声却惊动了在窗外绿树丛中休憩的黄莺。黄莺大概也刚刚睡好吧，它的声音是那样的娇软无力。这两句写思妇临窗吹曲，惊动了正在休憩的黄莺，再次突出了思妇的孤寂无聊，慵懒得疏的情状，正和这被惊起的黄莺一样。

“瘦损衣围罗带减，前度风流，陡觉心情懒。”身体日渐消瘦，衣服的腰围渐渐变大，罗带的孔眼也日益缩减，回想起昔日和他风流快活的情景，更让人感到心情懒散，无心去做任何事了。换头几句先写思妇因相思而日渐憔悴，并通过衣围罗带的缩减表现出来。随后写思妇对昔日风流生活的回想，最后一句切回现实，写出了昔日回忆对如今心情的影响，凸现出思妇用情之深，思念之切。

“谁品新腔拈翠管，画楼吹彻江南怨。”我拈起翠绿的竹笛吹奏新曲，可有谁



懂得去欣赏呢？我吹遍了画楼，吹遍了所有的江南曲，吹出了深深的哀怨。前句伤叹知音难寻，恼恨自意中人去后，再也无人相知，把怀人伤己之情宣泄而出。后句是思妇内心痛苦的抒发，笛声带着她满怀的相思与哀怨，响彻了画楼，响彻了江南；或许，离她而去的昔日恋人，此刻也能听到吧！思妇所有的相思、哀愁、希冀，都融在了这笛声之中，溢于言外，让人沉思。

全词笔触简练，意境哀伤，塑造了一位充满相思愁怨的思妇形象，凄楚动人，不失为一首别致之精品。

夏于全

刘子寰

刘子寰字圻父，号篁嶠翁，建阳（今属福建）人。居麻沙。嘉定十年（1217）进士。曾游朱熹之门。官至观文殿学士。能诗文。

霜天晓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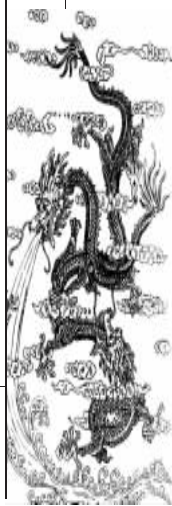
横阴漠漠，似觉罗衣薄。正是海棠时候，纱窗外，东风恶。 惜
春春寂寞，寻花花冷落，不会这些情味，元不是，念离索。

词在宋代并没有完全转化为文人的案头之作，大部分依然是代言体，以取便于歌者，其意往往不会过深，而辞亦往往不会过文。刘子寰的这首抒写相思离别之情的词作，便是一首当时的传唱之作。全词分为上下两片，上片写春阴微寒，海棠凋落，东风引愁；下片写春意寂寞。

“横阴漠漠，似觉罗衣薄。”春阴横亘，纷乱密布，让我顿感身上的罗衣有些单薄。开篇二句描写了春阴漠漠的景象，通过思妇的切身感受点明了天气的微寒，传达出思妇心中微微的凉意。

“正是海棠时候，纱窗外，东风恶。”此时正是海棠花盛开的时候，纱窗之外，却是东风阵阵，凛冽刺骨。这三句描写了正当花开时节，气候却变得极端恶劣，显然正在盛开的海棠花是无法抵御这凛冽的东风的，逃不了被摧残凋零的厄运，一个“恶”字，不仅传达出思妇对东风凋落海棠的厌恶，也暗示出思妇心情的极端恶劣。

“惜春春寂寞，寻花花冷落。”为春天的逝去而惋惜，却又感伤于春日的寂寞；想要寻花探赏，却又发现花儿早已冷落凋零。换头这二句写思妇矛盾的心理，用回环的手法，突出了她内心的种种不如意，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和她的愿望格格不入，这恰是失意之人内心中最常见的感受。



“不会这些情味，元不是，念离索。”如果不是因为与意中人离别，自己独自一人孤居于此，是不会体验到这些情味的。结拍三句从反面得出词旨，点明是因与意中人分别，才从种种景物中体味到了离别的情味。字里行间传达出深深的伤别之情和相思之意，感人至深。

全词情景交融，景为情设，意境哀伤，从心理活动和切身感受上描述了思妇心中的伤别怀人之情，造语浅近，明白如话。

张桢

张良臣

张良臣，字武子，一字汉卿，号雪窗，大梁（今河南开封）人。避地居鄞（今属浙江）。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笃学好古，工诗。有《雪窗集》，不传。

西江月

四壁空围恨玉。十香浅捻啼绡。殷云度雨井桐凋，雁雁无书又到。
别后钗分燕尾，病余镜减鸾腰。蛮江豆蔻影连梢，不道参横易晓。

本词是一首相思怀人之词，写得怨怅激切，极具特色。全词分为上下两片，上片写思妇独处空闺的寂寞孤独之情；下片写别后相思的痛苦。

“四壁空围恨玉，十香浅捻啼绡。”恨玉：失意恨极的女子。十香：指手之十指，轻捻着渗满泪水的啼绡。开篇两句写思妇独处空闺，泪落湿巾的情景，对仗工整，情景凄凉。句中的“空”、“恨”、“啼”诸字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由意态直接触及到心灵，将思妇相思的情，落寞无依的苦态描摹得维妙维肖，鲜活感人。

“殷云度雨井桐凋，雁雁无书又到。”殷云：即阴云。句意为：阴云带来了一场冷雨，凋零了井旁的梧桐，大雁已经飞来，却并没有带来意中人的书信。这二句前句写景，点明时节，又是“秋雨梧桐落叶时”。后句言事，写意中人自离乡背井、远去他乡后，音信全无。句中“雁雁”二字的重复，突出了思妇的企盼之切和寄望之厚。“又”字则更深刻地传达出了思妇的极端失望之情，这种重复的失望要比直接否定的“不”字更让人难以忍受。这些企盼、寄望与极端失望的对比，让读者在为思妇不堪的处境感到悲伤的同时，更由衷佩服词人高超的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

“别后钗分燕尾，病余镜减鸾腰。”钗分燕尾：钗是双股笄，张开如燕尾。句意为：自从与你分别后，头上的燕尾钗也被分开。伤心之余，对镜自照，却只见腰肢瘦减。换头二句，前句用比喻的手法，用发钗的分岔开来喻示二人的分离，后句



写思妇因相思而日渐憔悴，衣带渐宽的情状，突出了其用意的深挚。

“蛮江豆蔻影连梢，不道参横易晓。”蛮：古时对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豆蔻：多年生常绿草本，又名草果。参横：参星已落，表示夜深将晓。句意为：登高望远，只见蛮江上下豆蔻茂密相连，不知不觉中时间已从更深渐至拂晓。末二句写思妇登高望远，不觉天已渐晓。句中“豆蔻”二字暗引唐杜牧《赠别》诗中“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之句，点明思妇正值豆蔻年华，却寂寞无侣，孤单一人。于是，对意中人的思念、哀怨、嗔怒之情都由此生发出来，溢于言外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全词语言凝炼，词情激切，意境哀伤，为读者描摹出了一位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饱受相思折磨的苦况，感人至深。

张桦

赵以夫

赵以夫(1189—1256)，字用父，号虚斋。长乐(今属福建)人，宋室后裔。嘉定十年(1217)进士，历知邵武军、漳州，皆有政绩。嘉熙二年(1238)拜同知枢密院事，淳祐初罢，寻加资政殿学士进吏部尚书兼侍读。其词善长调，多为唱和咏物之作，情致闲雅，亦能寓人生世路之感喟。有《虚斋乐府》。

木兰花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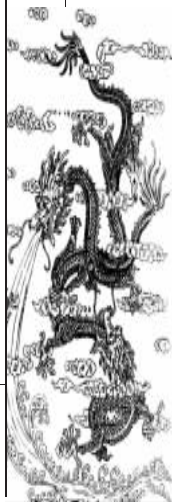
漳州元夕

玉梅吹霁雪，觉和气，满南州。更连夕晴光，一番小雨，朝霭全收。人情不知底事，但黄童白叟总追游。驾海千寻彩岫，涨空万点星毬。

风流，秀色明眸。金莲步，度轻柔。任往来燕席，香风引舞，清管随讴。何曾见痴太守，已登车去也，又迟留。人似多情皓月，十分照我当楼。

这首词当作于南宋理宗年间词人出知漳州(今属福建省)时，描写了南国海滨城市欢度元宵的情景。词分上下两片，上片写元宵节那天南国海滨城市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元宵景致；下片写元宵节人们欢歌宴舞的场面，最后写自己的流连忘返。

“玉梅吹霁雪，觉和气，满南州。”霁雪：即雪霁，雪止之意。和气：和风。句意为：和风吹起，云消雪止，玉树梅花，相映成趣，只觉这温柔的和风，已溢满了南国大地。开篇二句写和风四起，大地回春，洋溢着温暖祥和之气，渲染出一派节日来临的喜庆氛围。



“更连夕晴光，一番小雨，朝霭全收。”朝霭：晨雾。句意为：天气更是一连几天连续晴好，又恰逢一场小雨，使得晨雾尽收。这二句写元宵节前的晴好天气，而元宵节当天的绵绵小雨更使这节日的天气变得更加清新爽朗。

“人情不知底事，但黄童白叟总追游。”底事：何事，为什么。语见杜荀鹤《蚕妇》诗：“年年道我蚕辛苦，底事浑身着苧麻？”句意为：不知道人情所为何事，只见那些黄毛小儿和白头老翁都在竞相追游。这二句概括地写出了元宵节那天的热闹场面，词人选取了“黄童白叟”这两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突出了老少同乐的场面，传达出人们在元宵佳节时的兴奋愉悦之情。

“驾海千寻彩岫，涨空万点星毬。”彩岫：指鳌山，即灯山。句意为：鳌山光芒四射，高逾千丈，凌驾于海上，星球闪闪发光，千点万点，悬挂在碧空。歇拍二句描写了元宵节的盛景，灯山星球，犹如那海市蜃楼般壮观而深渺，这在内地城市是根本无法看到，也是无法想象的，经词人生花妙笔的轻轻点染，沿海城市独特的元宵景象便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引人入胜。

“风流，秀色明眸。”明眸：明亮的眼珠。句意为：南国女子更是风流多情，明眸皓齿，秀色可餐。换头二句转写元宵节这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南国女子美丽可爱。

“金莲步，度轻柔。”她们用那三寸金莲，踩着轻柔细碎的步伐，款款而行。这二句继续描摹南国女子的外貌体态，突出了步履的轻盈和体态的纤柔。

“任往来燕席，香风引舞，清管随讴。”讴：歌唱。句意为：她们在宴席上来来往往，翩翩起舞，轻声歌唱，让人沉醉而不知所措，只嗅得香风阵阵，只闻得清管声声。这三句描写了元宵宴会上南国女子精彩的表演，旖旎迷人，让人过目而难以忘怀。

“何曾见痴太守，已登车去也，又迟留。”太守：本为战国时郡守的尊称，后为刺史和知府的别称。词人当时任漳州知州，故谓。句意为：何曾看见过我这样的痴人，明明已登车而去，偏偏又要驻马停留。这二句写词人流连忘返，欲走还留的情态，传达出词人心中对这南方沿海城市元宵节的喜爱与留恋之情，尤其是那些美丽多情的南国女子，更是让词人难以忘怀。

“人似多情皓月，十分照我当楼。”皓月：明亮的月亮。句意为：她们就好像那明亮的月光一样，当我伫立在楼头上时，沐浴着我的整个身躯。末二句写离别后对南国女子的思念，他将南国女子比作当空皓月，足见在他心中南国女子的分量。很显然，元宵节的相遇，已使他深深爱上了某位南国女子。全词就在词人这漫长而又热切的思念中戛然而止，但情韵悠长，如涓涓细流，让人闻其声而禁不住心扉顿开。

全词语言清丽宛转，感情真挚自然，不仅体现了词人与民同乐的欣喜，亦展现了南方沿海城市元宵佳节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同时，在元宵节这“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中国古典情人节里还演绎着一段美好的情事，使得全词流光溢彩，更为生动感人，在众多元宵词中成为了别具一格之作。

张桦

夜飞鹊

七夕和方时父韵

微云拂斜月，万籁声沉。凉露暗坠桐阴。蛾眉乞得天孙巧，悄悄楼上穿针。佳期鹊相误，到年时此夕，欢浅愁深。人间儿女，说风流，直到如今。河汉几时风浪？因景物牵情，自是人心。长记秋亭往事，钿花剪翠，钗股分金。道人无著，正萧然，竹枕纱衾。梦回时，天淡星稀，闲弄一曲瑶琴。

此词似乎是词人有意在与友人刘克庄《踏莎行·七夕》中“谁知风雨此时来，银河便有些风流”一句唱反调，以闲淡的笔墨描写了七夕节物和自己的感想。全词分为上下两片，上片写“蛾眉”乞巧，人间儿女竞相传说牛郎织女于七夕鹊桥相会的情事；下片顿生波澜，与友人唱起了反调，结尾又归于平淡恬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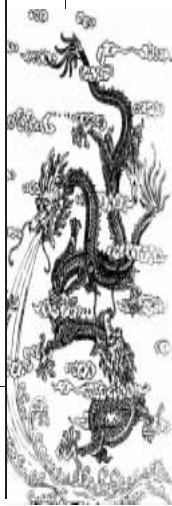
“微云拂斜月，万籁声沉。”万籁：自然界的各种声响。句意为：淡薄轻柔的云彩轻拂着斜挂在空中的半轮明月，自然界的各种声响都归于沉寂。开篇二句写天空中淡雅清新的景色和万籁俱寂的环境氛围。一个“斜”字可见夜色已深。

“凉露暗坠桐阴。”清凉的露水在梧桐树的阴影中暗自坠下。这二句仍旧在写七夕夜景，又一次突出了环境的寂静。因为露水的下坠，在黑夜中只能通过声音来判断，而要听到那细微的声音，环境必须非常安静才行。于此可见词人构思的缜密，这一句对景物的描写，与开篇二句紧紧承接，可谓丝丝入扣。

“蛾眉乞得天孙巧，悄悄楼上穿针。”蛾眉：女子细长而美的眉毛。这里代指美貌女子。天孙：即织女。悄悄：寂静无声。句意为：美貌的女子已经乞得织女之巧，正寂然无声地在楼上穿针引线。这二句写乞得织女之巧的女子在楼中穿针引线的情景。点明乞巧之时已过，夜色已深，呼应开头，同时，“悄悄”二字再次突出了环境的幽静。

“佳期鹊相误，到年时此夕，欢浅愁深。”每一年到了这七夕之夜，相会的佳期总被搭桥的鹊鸟延误，使得我们相聚的快乐变少，忧愁反而加深。这三句词人以织女的口吻道出，写出了她对相会之日的急切盼望和对相会之时短暂的万般埋怨，以至于牵怒起搭桥的鹊鸟来。词人在这将织女的埋怨写得极富情味，其埋怨的神态被描摹得活灵活现，丝毫不见半点脱俗的仙逸之气，使得织女这一形象更加贴近于人间百姓的普通生活，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所认识。

“人间儿女，说风流，直到如今。”人间的小儿女们，至今还在乐此不彼地传说着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风流韵事。歇拍二句将笔触又转至人间，讲述了人们对牛郎织女传说的津津乐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牛郎织女之间爱情悲剧的影响之深，传达出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对不幸者的同情，体现了老百姓的善良与淳朴。



“河汉几时风浪？因景物牵情，自是人心。”银河几时有过风浪？因景生情，缘情造景，完全是多愁善感的诗人心情变化使然。换头这三句顿生波澜，笔锋直指友人刘克庄“谁知风雨此时来，银河便有些风浪”之句，认为那完全是他的心情所致，是杜撰出来的，其实银河根本就没有过风浪。词人在句中自问自答，语气尤为强烈。

“长记秋亭往事，钿花剪翠，钗股分金。”我也经常回忆起那秋日庭院中的往日情事，想起伊人贴在浅色鬓角的钿花和头上的那两股金钗来。这三句转入对往日情事的回忆，紧承换头几句而来，实是表示自己亦曾有过难以忘怀的往事，却未曾因思念之苦而使得眼前之景改变，失去本来面目，何况此事亦早已时过境迁，渐渐淡忘了。

“道人无著，正萧然，竹枕练衾。”无著：古印度佛教哲学家。这里词人将佛道合一，以世外人自居。练衾：麻布做的被子。练，苧麻织的布。句意为：我这隐居世外之人，如今正萧然幽居，以竹为枕，以麻为被。这二句写词人如今隐居世外的恬淡生活，其意在表明自己目前的心境已十分清幽恬静，如何还能让平静的心再起波澜，并以此来影响自然景色的本来面目呢？

“梦回时，天淡星稀，闲弄一曲瑶琴。”瑶琴：琴的美称。句意为：午夜梦回之时，只见天高云淡，月朗星稀，如此良辰美景，不如弹弄一首琴曲好了。末三句写词人夜阑抚琴的场面，景色恬淡清逸，格调清隽高雅，让人久久回味，意犹未尽。

全词语言优美，风格典雅，意境清幽，突出了词人淡泊宁静的心境，宛若一泓秋水，明亮清澈，平整如镜，显然是词人晚年之作。

张桦

施乘之

施乘之，号枫溪，生平事迹不详。存词一首。

清平乐

元夕

风消云缕，一碧无今古。欲坏上元天不许，晴了晚来些雨。 莫
言冷落山家，山翁本厌繁华。试问莲灯千炬，何如月上梅花？

本词是一首元夕词，写得极具特色。全词分为上下两片，上片写元宵节的天气变化，下片写词人的喜好与追求。



“风消云缕，一碧无今古。”清风四起，吹散了空中的屡屡浮云。天空重新放晴，一碧万顷，此番良辰美景真所谓今古所无。开篇二句写元宵的天气，风散浮云，碧空万里，一派清旷高爽之气。

“欲坏上元天不许，晴了晚来些雨。”今天傍晚虽下了一阵雨，但老天并不容许破坏元宵佳节的气氛，所以天气很快又转晴了。这二句交待了前面之所以浮云蔽天的原因，原来是刚下过了一场雨。词人采用倒装的句式，交待了元宵这天的天气变化，渲染出一派吉祥喜乐的节日气氛。

“莫言冷落山家，山翁本厌繁华。”不要说元夕之夜我这山野之家显得孤寂冷落，我这隐居山野之人本来就厌烦尘世间那灯红酒绿的繁华。这二句写词人隐居山林，自甘寂寞，不愿再沾世俗之气，体现了词人不慕繁华，不流于世俗的高尚情操。

“试问莲灯千炬，何如月上梅花？”炬：火把，蜡烛。这里作名词用，即盏的意思。句意为：试问那千盏莲灯斗艳的场面，又如何比得上清幽的月辉洒上梅枝时的景致呢？一边是莲灯千盏齐亮的盛景，一边是如水的月色，清香的梅花，一俗一雅，词人在结拍二句中对二者作出了选择，结句以问句收束，更见其感情的强烈，态度的鲜明。词人高雅的审美意趣于此表露无遗。

全词语言清隽，意境冷峭，表现了词人不慕世间繁华的高尚情操和淡雅的审美追求，在南宋一代的众多元宵词中，可谓风格别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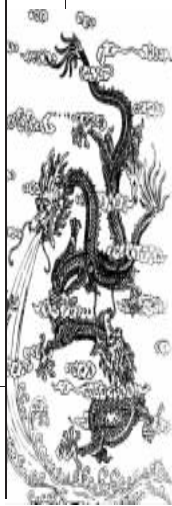
牟子才

牟子才（生卒年不详），字存叟，先世井研（今属四川省）人，家居湖州。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理宗朝，历官总领四川财赋所干办公事、太常博士、权工部侍郎、礼部尚书等。度宗即位，进端明殿学士。以资政殿学士致仕。为人刚直敢言，清廉自守，坚持抗金立场。一次奉命草诏，持论公允，不合帝意，丞相命其修改。子才曰：“腕可断，词不可改。丞相欲改，则自改之。”一时传为美谈。有《存斋集》。存词一首。

风瀑布

元宵

阁住杏花雨。便新晴，等闲勾引，香车成雾。璧月光中箫凤远，袅袅余音如缕。谙一似，群仙府。天意乍随人意好，渐星桥，度汉珠还浦。又何啻，列千炬！晚来乍觉阴盘固。笑人间，玉瓶摇瑟，锦茵雕俎。无限升平宣政曲，回首中原何处？慨鸣镝，已无宫武。扑面胡尘浑未扫，强欢讴，还肯轩昂否！萦旧恨，为谁赋？



此词词调即《贺新郎》，《风爆竹》为词人所加之新名。此词是一首元宵词，分为上下两片，但此词的两层意思却不以换头分段，打破了传统的分片模式。词的上片和换头处是一层意思，描写了元宵之夜的节日景物，为后文议论抒情作好了铺垫。自“无限”句后又是另一层意思，词人在此即景抒情，抒发了心中的忧愁与愤慨。

“阁住杏花雨。便新晴，等闲勾引，香车成雾。”阁住：停止。勾引，引出。句意为：绵绵的杏花春雨停止了，天气渐渐晴朗起来，引出那大路上川流不息的香车，激起的尘土，宛若轻雾。开篇二句写元宵节那天的天气和热闹的景象。天气的由雨转晴，是元宵的祥瑞征兆。“成雾”二字极言车辆之多，突出了热闹繁华的场面。

“璧月光中箫凤远，袅袅余音如缕。”箫凤：即凤箫。袅袅：形容烟雾缭绕上升，也常用来形容声音的婉转悠扬。句意为：白璧一般的月光中，凤箫声渐渐远去，只剩下几缕余音，婉转悠扬，不绝如缕。这二句转入写元宵月夜的箫声，突出了箫声的美妙动听。

“谕一似，群仙府。”谕一似：简直就像。句意为：简直就像是群仙的府第一般。这一句写自己听到这美妙的箫声后产生的感觉，大有“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的感慨。

“天意乍随人意好，渐星桥，度汉珠还浦。”星桥：鹊桥。度汉：渡过银河。指牛郎织女度过鹊桥相会。汉，即天汉，银河的别称。珠还浦：即合浦还珠，谓人去而复回或物失而复得。句意为：天意也有顺人心意的时候，夜空中，那架设鹊桥以便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银河也渐渐显露出来，这二句写天随人愿，雨过天晴，银河复又出现。不仅表达了元宵节人们的良好祝愿，也描绘了夜空美丽的景色。

“又何啻，列千炬！”何啻：不止，岂止。句意为：那皎洁明亮的月光，又岂止是点燃千根火炬所能比拟的！歇拍一句写月光的皎洁明亮，突出了元宵夜景的清旷高爽。

“晚来乍觉阴盘固。”夜色愈来愈晚，空中那轮圆月所散发的光芒却更加稳定。换头这一句写元宵月色的稳定，夜色渐深仍皎洁如故。

“笑人间，玉瓶摇瑟，锦茵雕俎。”锦茵：锦制的垫褥、地毯。雕俎：雕饰光滑精美的礼器。句意为：可笑那人间洁白的玉瓶和琴瑟，哪比得上月光的皎洁，那锦制的垫褥地毯和雕饰光滑的礼器；哪又比得上月光的柔和与光滑。这二句以“笑”字领起，用天上人间的对比，突出了月光的皎洁柔和，贴切而生动。

“无限升平宣政曲，回首中原何处？”宣政：宣和、政和，宋徽宗年号。句意为：宣政年间，宫廷中日日歌舞升平，演奏着无限欢快的乐曲，如今蓦然回首，却不知中原在何方？这二句猛然一转，从元宵夜景中宕出，转入了对昔日亡国历史的回忆，正是在北宋统治者的歌舞升平中，中原悄然沦丧，大好河山正蒙受着金人铁骑的战踏。词人以问句出之，感情强烈，语极沉痛。

“慨鸣镳，已无宫武。”鸣镳：响箭。句意为：可叹的是当报警的响箭响过，皇宫的禁军却早已无踪无影。这二句写北宋不整军治武，以至于灭亡的事实，暗点出徽、钦二帝被掳的耻辱。

